

好看小说

曾有一群少年

□涂涂

成都往西，偏南一点，40公里处，有一座安仁古镇。古镇如今算不得很出名，但早六十年，安仁镇上有一间“收租院”，在国内却几乎家喻户晓——那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刘文彩位列“四大地主”之首（另三个是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据说靠了做军阀的弟弟刘文辉的关系，富甲一方，无恶不作，生活更是极尽奢华，连家里的姨太太吃鸭子，都是只吃一点鸭蹼子肉，剩下全要扔掉的。刘文彩1949年身故，死后成为大地主的典型，后来又有学者做翻案文章，说他在家乡兴学、修路，造福乡里，多有善举，不能算是纯粹的恶人。刘文彩的善恶，真相究竟如何，历史自然会去评说，但无论如何，他是近代成都的一个传奇人物。只是，日子雨打风吹地过下去，这传奇，也渐渐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但是何大草记得，他记得各种成都往事，刘文彩的传奇，只是其中一节，他把这一节写进了自己的新小说《隐武者》，作为一道暗影，并且悄悄把时间往前再推了六十年。小说之中，安仁镇变成了刘安镇，镇上的刘大老爷靠收粮发迹，后来他那跟随李鸿章打长毛的兄弟得了势，大老爷也就趁势而起，“整个刘安，有一半都是刘家的”，大老爷每天吃两只鸭，只吃右蹼子，这辈子吃的鸭子若排成鸭阵，可称十万大军。不过刘大老爷不知道，万物皆有轮回，这些鸭蹼子，最终会轮回到他最宠爱的儿子刘元雨身上：他的大脚趾，将被人砍下来。

轮回，是《隐武者》的一个主题。不过进入主题之前，还需要把大幕缓缓拉开。小说写的是120年前的成都，辛亥巨变之前的那一刻。那不是刘文彩的时代，何大草真正要写的，也并不是刘文彩。刘文彩之后，小说中第二道似曾相识的暗影，是刘府的老管家，周槐寿——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周作人。小说的后面，还有留学日本，归国创办武备学堂的周立人——这个人

身上，似乎又有一点周树人或者孙立人的影子。当然，也有不作为影子出现的人，尹昌衡，历史上，他在成都城楼砍下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脑袋，这是被载入辛亥革命历史的重大一幕，小说里，何大草再现了这一幕——九千人围观尹昌衡的“壮举”之时，何小一，小说的主人公，曾经救下尹昌衡的高手，在染房街的刘安锅盔铺里，刚刚打赢20个新鲜出炉的锅盔。

大时代的暴雨即将或者正在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璀璨的历史群星，也即将或者正在登场，而真正的高手，还在依然故我地打着锅盔。《隐武者》要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选择，一脉精神传承，一个热血又淡泊的少年。哦不，是一群活出了真性情的少年。何大草从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借来各种各样的传奇人物给这几位少年做陪衬，这些应时而起的传奇人物，各有各的不堪，而少年们，不论命运如何捉弄，却各自活出了自己的倔强。刘元雨，刘大老爷唯一的儿子，他渴望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更“好”的人，于是想去学武。刘元菁，元雨的妹妹，一个不染的女子，决绝地渴望着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做主，却从来不能如意。黑妞，捕鱼的穷姑娘，她爱捕鱼，但天生丽质的她，早被父兄视作咸鱼翻身的本钱。何小一，锅盔店老板的儿子，武艺高强，清静无为，一个确定的人，他一直知道自己是谁，要怎样安身立命，却没想到，有一天会撕心裂肺地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是文学的永恒之问，也是一段不可能有答案的道路——每个人的“我”，只能靠自己去走出来，有时候也不一定走得出来。元雨不甘心当个少爷，一腔热血，但最终要长大，他还是必须成为一个老爷。和他一样不甘心当个少爷的良玉，血始终未冷，于是他摆脱了少爷的身份，成了个戒酒不戒色的和尚。只是，道路可以选择，人生却终究要自己承担，不仅仅是自己的，上一代的人生，往往也要落到这一代的肩上，这就是逃不脱的轮回。

命运会把一个确定的人，打得七零八落，不再确定。而能捡拾起残破的人生，再次确认自己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武”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而成为高手，则是一种选择。尹昌衡在城楼上砍下四川总督的脑袋之时，他的人生画卷才刚刚展开，而那一刻正打着锅盔的何小一，已经死过了一回。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成为了一个安宁的人。

传奇常有，而高手不常有，高手且能为人生做出选择的，更不常有。他不待时而动，也不逃避人生，他更没有功成身退的满足或者事不可为的遗憾，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确定的，人。是为“隐武者”。

《隐武者》以“武”为纲，何大草甚至为自己的作品命名了一个“武小说”的概念，它当然和大部分武侠小说有相通之处，比如写少年，写成长，写功夫。但和大部分武侠小说把主人公获得武功的过程及其后的人生任务作为成长的路径不同，《隐武者》的成长推动力，来自生活和命运，也来自那个巨变的时代，于是小说中的武功，也就不再成为一种超能力，或者一种解决方案，它和打锅盔一样，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隐武者》的扉页，引了阮籍的《咏怀》，而题作“古诗”。古诗的意思，大概是说一贯如此吧。世变一贯如此，人生一贯如此，“忧思独伤心”，也一贯如此。武者小一，以退为守，在一间锅盔铺里守住一点点“为所当为，为所愿为”的生命选择，反过来看，若没有那一身的武艺，只怕连一间锅盔铺也是守不住的。人唯一能守住的，只有自己的孑然一身吧——关于这一点，元菁一定是早就明白的。

时代，命运，轮回，选择，何大草在60岁，写下了一群少年的人生和他们火热的生命。在小说里和少年们一样展开生命图景的，还有成都本身。何大草说自己还是喜欢当个乡土小说家，《隐武者》则是一部关于成都的小说——但就像康德终身没有离开哥尼斯堡，却能思考宇宙一样，何大草的成都不仅仅是一片乡土，他回到了文学最初和最本真的主题，用自己的生命元气，写下了热切的人，写下了人成为人的道路。而成都，让这元气丰沛的生命力，又有了一丝淡淡的烟火气，就像刘安锅盔铺里，刚出锅的锅盔一样，平凡，香甜，热。

休闲书话

摆书的学问

□王淼

把书买回家，摆在书架上，看似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中却蕴藏着不小的学问。

一般而言，摆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图书馆的摆法：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再到文学、哲学、历史、地理……每一个大科目下都有小科目，每一个小科目下都有目录检索标签，看过去井井有条，一目了然，想找一本书，只须按图索骥，即可收手到擒来之效。另一种是私人书房的摆法，没有定规，各人只是按照自己书房的大小以及各自的兴趣和爱好去摆：可以分类，也可以不分类；可以有规律地摆，也可以没有规律地摆——反正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说白了，其实就是没有摆法。

每个爱书人都希望营造一个气氛温馨、方便实用的书房，他们摆在书架上的书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用意。有人喜欢将开本相同的书摆在一起，有人喜欢将装帧相似的书摆在一起，有人喜欢将同一个出版社的书摆在一起，有人喜欢将套书和丛书摆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将同一个作者以及与这个作者相关联的书摆在一起——比如胡兰成和张爱玲，他就将他们的书摆在一起，满满当当的，几乎占去了大半个书架。然而，他又常常暗中嘀咕，胡、张二人虽曾结百年之好，却最终劳燕分飞、反目成仇，他将他们的书摆在一起，他们会不会心生怨恨，甚至彼此争吵不休呢？

至于我个人，首先会把常用的书放在一个小书架上，以便随时取用。在摆法上，我既喜欢将同一个作者的书摆在一起，也喜欢将套书和丛书摆在一起。同一个作者的书摆在一起，能够让我对这个作者的创作一览无余，检索起来也非常方便。套书和丛书摆在一起，自然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把它们排列成方阵，就像一个个重型兵团——尤其是精装的套书，抑或布面精装的套书，放在一起更觉可观。所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面对这一个个重型兵团，想必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

不过，有时我也会故意把一些平装的套书和丛书打乱摆放，这样做的好处是，浏览书架时，你常常会有一些充满乐趣的发现：原来我也有这本书，原来这本书一直在这里，原来这套书竟然一本不落……浏览书架的过程也是一次收获意外之喜的过程。就像黄震南在他的《藏书之家》中所说的那样：“藏书是一个游戏，像探险，像猜谜，你必须找到答案才罢休。”

传记人生

没有一个成功是偶然的

□禾刀

德辩护词。也正是借助这部书，小仲马唤醒了自己对玛丽的记忆，同时也唤醒了自己隐藏在心底的那份源自身份的自卑。小仲马能够降临世上，是因为多情父亲众多寻花问柳中的一次。母亲身份的卑微，加之父亲一开始并未承认接纳，使得小仲马的童年一度饱受周遭凄风冷雨，这一点与《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看似光鲜、实则卑微的身份并无太大差别。

《茶花女》确实为小仲马奠定了较高的起步台阶，但他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许多人对小仲马的作品信手拈来，但很少有人关注他的不成功乃至失败。《茶花女》在搬上舞台前曾三度审查而不过。在此后的文学道路上，他曾两度遭遇四年没有任何作品的枯竭期。并非他不想创作，实在是没了创作的激情。好在这样的失败并没有阻挡住小仲马后来的创作脚步。

小仲马确实对自己的身世多有不满，但他在感情这方面继承了父亲的某些衣钵，同样有着出格的表现，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他的晚年，他的身边并不缺少超越纯真友谊的异性朋友。小仲马一方面对自己的身世怀有隐痛，但另一方面，对于父亲还是表现得极为尊重，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父亲的要求哪怕显得苛刻，他也会尽力满足，这大抵是本书作者冠之以“反俄狄浦斯者”的原因之一。

没有一个成功是偶然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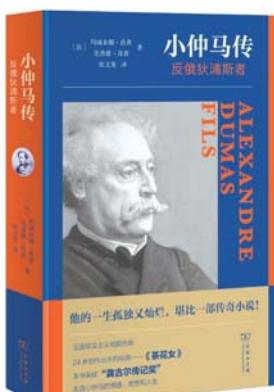
许可以这样说，小仲马的成功虽然离不开大仲马，但大仲马的私生子并非只有小仲马。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原因肯定离不开这样一条重要因素，那就是具有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失败的原因则各有各的不同。透过小仲马可以看到，成功者并非没有失败，只是他们没有深陷失败的泥潭，只不过人们习惯看到成功者光鲜的一面，而对于失败则缺乏应有的耐心。

书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即恰如其分地引用大量书信。这部传记的出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对以小仲马为中心的大量书信的精心梳理，同时还辅之以很多新闻报道。本书中引用的书信，许多是小仲马的私人信件，也有一些是公开发表过的。在那个年代，书信不仅是文人间也是普通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联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帮助双方进行了有效沟通，还为后世留下了可资研究的宝贵笔迹。这倒让人不由展望当下，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见过书信，留给未来的或许只有复制和粘贴，纵使许多语言精美绝伦，但也只是网络搬运的虚拟情感。

本书也留有一些遗憾。作为对历史信息的“保真”，作者尽可能引用书信和新闻报道，对于个中细节交待极其有限，尤其是小仲马与众多名人的往来关系，书中常常是一笔带过，这对于读者对小仲马成长的认识无疑留有遗憾。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何大草著
《隐武者》



商务印书馆
张文英译
《小仲马传·反俄狄浦斯者》
法·玛丽亚·肖普·克洛德·肖普著

尽的花边新闻，三个主要方面勾勒了小仲马的一生，首先当然是他那卓越的文学成就，其次是他个人的丰富情感，再就是他作为大仲马儿子的特殊角色。正是这样的三重关系，才使得小仲马的文学成长之路显得更加立体和丰满。

小仲马被冠之以现实主义作家，是因为他的许多作品源自个人的亲身经历。《茶花女》让小仲马在文学创作上尝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甜头”。在《茶花女》中，小仲马对玛丽充满了怜悯，这本书也是他为玛丽写的一部道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